本刊已在呈請登記中

漫畫木刻叢刊

詩歌　文藝　戲劇　電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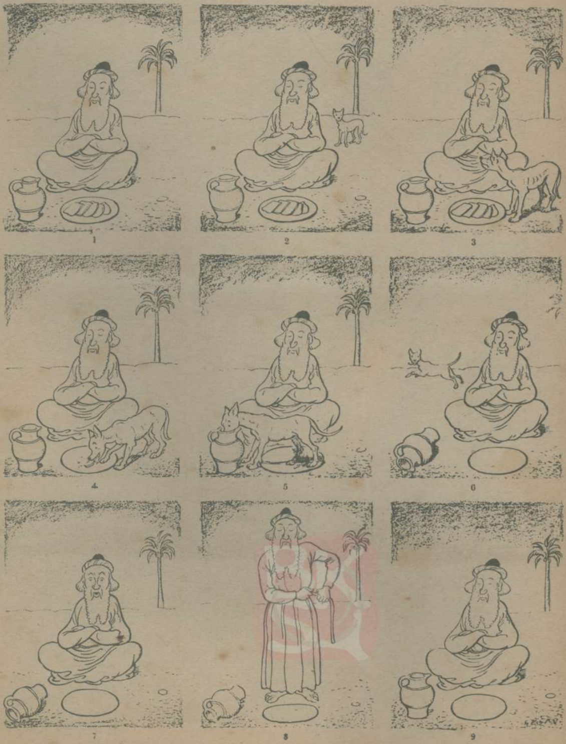
第一輯　英國的幽默漫畫

套色木刻
李樺作

避孕聖藥！
強身節育靈
中央化驗證化字二二八號
沒有手術麻煩
不碍生育房事
服用簡便無弊
永保青春康健
如何應付？
保產院
打胎
售價每瓶四元
電話購貨 隨接隨送
不取送力
「強身節育靈」是本廠經十餘年研究所發明之避孕良藥，能將月經後子宮內所散佈之孕受卵子，以和平方法，消滅其作用，服後一月內可保無受孕之虞，而下月行經後，生育機能，卽可恢復，如欲繼續避免受孕者。可再服「強身節育靈」則於此一月中。又能享受不孕之權利矣。且有強身補血青春永留之功，實爲體弱多產之救星無手術避孕之種種不便，請卽一試。
三星藥廠出品
總發行所：上海南京路八一九號
電話：九三二八四

歷史的進展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412 0040 5407B



哲学家

德國褐衫党軍的任務

英國人的特性

文藝

白曙主編

大華文學叢書

遺珠　林珏著　實價七角

本書是一部中篇創作，作者在這個動人的故事裏，描寫了幾只火的種子，在時代的洪爐中，經過許多磨折，鍛鍊，然後走向光明的路上去。作者在「後記說：「這一年多的工夫，寫短短五萬多字一篇東西，化了許多精神。」文字簡潔明快，尤爲大孩子和小孩子一讀。

其他名集將陸續出版

他們七個	中篇小說	簫岱
背上了十字架	短篇小說	桂芳
在晨曦中	短篇小說	田青
圈外	短篇小說	鍾望陽
爐炭集	散文	辛勞
銀粟集	散文	白曙
拔心草	雜文	文載道
斗室漫步	雜文	柯靈
潰羽雜記	雜文	唐弢
積風文話	文藝短篇	周木齋

大華圖書公司發行

各大書店均有代售

美國辛克萊原著

坎人譯　**石炭王**　再版出書

每冊定價三元五角　各大書店均售

簡報

三日刊

簡明　通俗　正確　有趣

大众的精神食糧

每期七分

報攤均售

苦念

鄒明神

「陌上花開，可以緩緩歸矣。」若果這花是楊花，那眞不勝漂泊之感了。偏偏綠樹聽啼鴃鴃，最是一番荒涼的圖景。滿懷的希望，寄與無量的愁苦在濃密的翠蓋，思藉婆娑的葉掌拂拭去你的倦怠與煩悶；會見此身化作一縷輕烟，裊裊的槳昇到那明淨的澄空的邊際。猛然從葉罅間漏下了杜鵑鳥椎心泣血的一聲「歸去——」，於是四大已是一片黃沙了。剩下你駝着烽火縮攸一團。

抓一把西風，嗅不出舊時的消息，駱駝眞的缺乏了水源，我的思想之枯寂，並不亞於這濯濯的牛山，我多麼想念那饑陌東頭滿溝的桃花流水啊！而朋友却邀我山裏去看桐花，說是今年準有個好收成，你不見那山前山後都盛開着粉白色的小花嗎？殊不知我是固執的，而且這於我也實在生疏得很。養蜂丈人按着花序的先後，領着一隊隊營營的蜂羣往各地巡狩，擷擷萬卉的精英，醸成一行行的甜情密意；也不管地方的生僻與冷漠。對於色調的欣賞，我算是輸與密蜂了。也許在今日已成昨日的十年九年八年七年六年五年或者一年之際，我在或處冒着曉寒攀登還山，倫倫地折下一片兩片的桐葉與桐花，歸而摺入書帙裏，去驚詫地歎說，十年九年八年七年六年五年或者一年之前，我在某地見到的桐花還鮮豔着呢！

（告訴我，往何處可以得到一支蘆笛，譜出舊時的曲調來？）

床前的高阜上，有孩子在放風箏，山下的行人爲之側目，「這低蔫飛得多高！」我不禁擲卷拊掌大笑。牠的高倒寧是在那一段千仞的危岩；這可又阻滯了他的步履。怎比得上那平疇萬頃放膽馳騁的豪興？但是總算齎了一柄鑰匙所能行的功効，憑着牠的感觸，開啓了我的回憶之門。那一絲線柔繫住了兩個距離，我彷彿捕捉到逝去的一些風雲與幻影；卽使是淡淡的罷，一勺之飲，也大足使我醉吟。

（杜鵑鳥，你使勁的啼罷！）

一條船，取名曰葦航，却常出泛於夭桃綠水之間。一篙春潮，挑起了點滴的瓔珞，船在水中行，人亦在水中行。鴨子的紅掌撥弄着碧波，翻着串串的圈兒如笑渦。我們幾個頑皮的弄潮兒，滑脫了雙槳，屏息着竊聽白蘋的絮語；魚兒唼喋着，訴不盡的旖旎風光。楊柳堤岸正好是寄碇的佳處，枝頭有鶯雀高囀着迴春曲，來一折時興的小唄，歌聲繚繞着荇藻，如燕子低徊於圖棟的簷前。問津的魚郎都止不住咭咭的擬笑；復再解纜徐行，漾出了絲絲的波痕。嘻延着臉皮，問橋邊搗衣的姑娘：「夜來你是怎麼思量着？」

（你看，那風箏飛得多麼自如！）

然後撥着欄撓往東鎮瞧熱鬧。擁進人潮間，踮着足趾，看棚頭的小丑扭曲着腰枝賺取觀衆的哄笑。質樸的臉上，讓喜氣點染着眉心，個個都是忘憂的萱草了。生，旦，淨，末，都竭盡他們玲瓏的機智，恰合身分地表現着他們的風度。陽光囈語似的煦煦着。倒掛在榆樹上的小蟲安詳地織牠的網，聽到台下的喧嘩，又趕忙攀着絲端爬上了樹葉的蔭裏。狗尾草調情地搔着婦女的脛骨，用手往下探摸，却給她摸到另一個人的手掌，羞紅了臉：「天殺的，天殺的！」大家都毫不吝嗇的擲下他們欣賞的眼光。戲台上的鑼鼓冬冬地響了。

（你看，那風箏飛得多高興！）

月亮已經踱上柳梢了，快趁着微沁回家去仰臥於臥榻之上，盤算一日的歡娛罷。更不用掌燈籠，滿天的繁星，恰好組成了你的南針。羣蛙閣閣地逐着你的脚聲呼喊，你的脚倒是一雙鼓搥了。露桃花挾着濕濡的香氣，撩撥着我的一副欲醉的性情，什麼時候起油菜已長成得這麼茂盛了呢？苜蓿花多少總懷着一些鄉愁，披着一層薄霧，遮莫我是採蓮的女郎嗎？聽松針咬着耳朵取笑白天的莽撞的獵者，那兔子狡獪地躲在牠的根窟內霎着眼睛，那獵戶却蹀着足繞行到叢草中，教荊棘刺傷了踵骨，垂頭喪氣地跛着離開，那一管木鎗只配打蒼蠅！

（你看，那風箏，飛得多有趣！）

村落裏雜奏着零落的犬吠聲，是三冬家的嗎，好像是條並不柔馴的狗，我折過東阡。貓頭鷹預言着未來的災禍，昨夜田鼠忙着搬家，眞不知牠們鬧的什麼鬼。月亮此刻亦沉下了臉，板着古怪的神情，一刹間變得天昏地黑了，教我怎麼辨認得出歸家的途程來？揮着雙拳摸索前程，我的前程是一團漆黑。這是墳塋，這是墓碑，我的脚哆嗦着划着四圈左右，佟轉不出去。無上的浩刼將降臨到這寧靜的村落來了，你聽那啾啾的鬼嘶聲，我讀不完那一段美麗的靑春了……

（半空裏刮起了一陣暴風，吹斷了那風箏的絃線，你看，那風箏飛得遠了，遠了。）

（追呵，追呵，追牠回來。）

二十八年五月二十三日，

舉起你的筆和刀

——獻給漫木同志

錢塘

舉起你的筆來！
　着上美妙的色彩，
　畫出世界風光，
　描寫社會現狀。
更需要
　人間和地獄的判别，
　更深的歡樂和哀傷。

× × ×

舉起你的刀來！
　用你全付的精神和腕力，
　刻劃光明和黑暗，
　曝露虛僞與眞實。

× × ×

使奸僞寒心，
使忠勇得着表揚！
朋友們！
拿起你的筆來，畫吧！
舉起你的刀來，刻吧！

小扒手

冥梵

一個都市的早晨。

轆——轆——轆——轆……

裝車木輪沉重地扣着馬路的石砌，拖出一連串的怪聲。

輾碎了人們酣睡中的夢境。

帶着寒氣的曉風，掃過了馬路，同時也掃過了捲曲在牆角小黑的身軀。

一個冷顫周身起了怪痹的感覺，想用手抓，可是提不起勁兒。

强打起精神，伸一伸臂膊，一骨碌爬起身。

擦一擦封住的眼睛，紅腫的眼瞼針刺地痛；好容易睜開了一線，風沙夾着塵灰鑽進了眼圈，本能地淌下淚。

他想哭，飢餓轟得他發昏，腦子裏混沌沌的。他沒有功夫再來思索別的，祇想找到一些吃的東西。

昨天一直沒有吃，乾餓了一天。晚上疲倦的倒在水門汀上，他竟哭了，哭紅了眼睛。不知什麼時候才睡去，睡卻使他感到安滯，忘掉了一切。

「爲了活命，我一定需要找到吃的。」

他下意識地自語。

他咬着食指，開始從一條馬路穿到另一條，無目的地走着。

過去，在他小小的心靈上，好像是模糊了。

他曾有一個家，在遙隔都市的鄉村裏。

一間矮屋子位在環湖的岸上，屋前有一株楊柳，倒垂在水面。他時常立在樹蔭下，看游魚追逐着在水裏的影子，激起一個個水圈，影子就在水裏波動着。

父親是一個善良的農民，一大把日子，他都消磨在田地裏。閒下來的時候，來挑一担乾柴趕市集去。

母親是十足的鄉下女人，沉默寡言，老是睞着一雙多淚的紅眼，吃力地挪動她的小脚，爲家務忙累着。

早晚他每天到土壕堆去放牛，和他的同伴們做着遊戲；有時在湖上划渡船玩。偶而他也給在田間操作的父親送茶送飯，割藏草晒乾了當燃料……

在他愉快的環境裏，充分地享受着家庭生活的融樂。

然而，一次巨大的劇變，結束了他幸福的少年生活。

三年前，鬼子兵在海岸上登陸，戰爭的爆發，打破了鄉村的寧靜，不久故鄉也隨着淪陷。

在敵人殘酷的屠殺中，他的家被燒燬，他的父母被殺害，最後他孤獨的流浪到都市裏來。

飄泊在遼闊生疏的都市裏，他沒有親戚，沒有依靠的熟人，只好伸出他乾瘪的小手，向經過的路人乞食。

社會對人實在是太無情了，馬路上擠擁來回的行人，竟沒有人來垂憐這流浪的孤兒，傲岸地昂着頭過去了。一個錢幣的獲得，在他的手裏簡直像珍寶，他每都在飢餓的襲擊中掙扎。

有時，他記起了仇恨，記起了被燬的故鄉，心裏就牢生着不拔的忿怒。

「長大了我一定要向狄人復仇。」

他握着小拳頭恨恨的說：

他的腿滯重地邁着步，眼睛餓得發直，頭更昏重了，恍着一圈圈的黑暈。

他睜大着眼，覺楚像獵犬似的向四周掃視。

舖子裏的糕餅刺着他眼發紅，可是，櫃子隔着一層玻璃，一時伸不進手去。

拐角上，圍着一羣人，熱氣在他們肩上升騰。他瞧着一堆堆聚攏又散去的人們，手裏捧着一堆堆冒蒸氣的肉包子。

他偷偷地擠進人羣、一個禿頂老頭正忙着收錢烤肉包子。趁他轉身子去的機會，一隻小手突然伸進鍋子，抓住一隻就想脫身。

老頭子猛的車轉身，手掌擊在他的小胳膊，他的小手鬆了，包子仍落在鍋子上。

他拚命的擠出人羣逃跑。

「肏你奶奶的巢！」

老頭子口裏迸出粗暴的山東腔。

跑了一段路，才靜下來，呼吸很侷促，好久喘不過氣。

他的心是慌亂的跳動。然而，故意做成鎭定的態度，安閒地踱着步。幻想又在腦子裏活動，希望能從天空掉下食物來，或再能從什麼地方拾到。

當他發現馬路對面一個走着女人的手裏，拿着一塊彩紙裹的麵包，他是多麼開心啊！餓了餓，他祇有不擇手段的搶。

他穿過馬路，一把攫在懷裏急急地跑。

「噯——」

女人在怪叫一聲，反身追趕着他。

他咬着下唇，拚命地跑，可是，脚幹却在和過於鬧別扭，梗梗地提不起來。

女人愈追愈緊，將他接近他的跟前，他把手一揚，麵包就落在他後面的馬路上。

「小畢三！」

女人的尖叫還在身背面送着。

套過二條馬路，蹭一個彎，小

菜場在視野中。到處是浮動的人頭，交流着一片爭價還價的喧囂。

他挨進身去，眼睛儘向人堆裏劇着銳角。

一個曲着身子，在竹籮裏揀魚的漢子，手縫裏一張花花綠綠的紙，在他眼前一閃。

這是錢，可以拿它來換任何東西，這心裏打算着。

他伸過手去，錢還沒有搶到，一隻粗大的手已捉住他的領口。

「小東西，你也配做扒手。」

一隻手蹬下來，他的眼一黑，幾乎昏過去，頭上熱辣辣地。他想掙扎，一點也沒有勁。

待他被放進黑色的悶車裏，他的思緒才重又清醒了。

車子裏已坐滿許多衣衫不整的男女，還有小菜姐，這是一回什麼事，他真莫明其妙。

呼——

閤上了車門，車廂裏的臉都罩上一層黑。

波——

長嘯了一聲車移動了，兩滸揚起的塵埃，沒入馬路的遠處。

舞女：「今天能多給我幾張舞票嗎？」

舞客：「儂有什麼急用？」

舞女：「我想明天叫媽媽去買幾張賜粥票送送窮人！」

舞客：—「…………………」

甲：「老兄，這幾天忙什麼來？」

乙：「跑跳舞場。」

甲：「什麼，你近來也愛學漂亮了！」

乙：「倒不是愛學漂亮，愛玩舞女，而是爲了準備參加跳舞救難捐會等想盡些微力的。」

甲：「哦？………………」

夫：（問妻）把你皮夾裏的角票捐些給他們！（指着問他們募難捐的）

妻：你自己衣袋裏的不可以拿點出來嗎？一天到晚玩女人，吃大菜，應該的嗎？

夫：得了，你的錢也都用來打牌，看電影，做新衣，綳場面的…………」

誰都懂得，無論什麼東西越縮越小，不過像這樣易於明瞭的事，有時也靠不住。譬如你欠了人家的債，就越縮越大了。

據說一只蜘蛛能一二年不喫東西也不會餓死，這在囤米的奸商們看來是他們的勁敵了！

某富翁年老色狂，突患急性夾陰傷寒而斃。留下遺囑一紙。抄錄於下：「余有遺產一千萬元，繼承者必須每月以一百萬元囤積糧食或必需品，以示我之精神不死。」

贈閱

鐵道旁小舍　牟士齊克作

H. Mustshick—Watch-house by railway

伐木工人　勒伯克作

Johannes Lebek—Wood-cutters

某攝影家告訴我，他已發明一種超天然色的攝影底片，能把怕難爲情的千金小姐面上的紅暈也攝出來。不過目前唯一的困難問題是何時纔能找到一位「怕難爲情的千金小姐。」（註：難爲情是「羞」的土白。）

女：「昨天在××公司裏看到的那件五百元的春季大衣，能够去買？」

男：「別心急，等我中了大慈善獎券，一定買給您。」

銀商：（對他在求學的兒子說）：「告訴你，不要参加什麼自治會，什麼組織，處處要小心點！」

兒子：「放心好了，爸爸，最多也像你一樣用個保鏢。」

上：同舟共濟　錢志青刻

下：一天的工作　李樺作

學費

团因劇社集體創作

時──一九四〇年六月

地──上海

人：劉伯明──淑貞等的爸爸

劉淑貞──大女兒

劉淑英──二女兒

劉淑芬──小女兒

樊小云──校長的兒子

朱貴華──富家子，小云友。

李　明──淑貞等的同居

張月英──鄰居賣白蘭花的

王麗英──鄰居

張小治──唱滑稽戲的兒子

景：一間弄堂房子的前客廳，後面有窗從窗可以看見對面富家的享樂情形、無線電中的歌曲，大人們的猜拳聲；嘻笑聲，時時傳來。

幕：屋子裏靜悄悄的沒有聲息，板桌上許多東西雜亂地擺着，好像這屋子裏的人，因經歷着一件大事，把屋子裏的正常秩序攪亂了。對面人家的無線電這時正起勁地唱着，聲音從窗口傳進來，一會兒，門外有人在叫起來。

小云聲：劉淑英！劉淑英！（隔一會忽大聲地）劉淑英你賭氣嗎？今天你可也被堵住嘴巴了！你！你還說嘴嗎？劉淑英！（又隔了一會，像在對另一個人講話）貴華，你看他們氣得連話也沒有了。他們不說，我偏要他們說。（敲門）劉淑英！開門！（再敲）不開嗎？哼！我的爸爸今天已經給厲害你們瞧了！來！貴華！打門，（兩人用力打門，然而門沒有關上，一推就進來）

（樊小云朱貴華一同進來，貴華的嘴在吃着留來香）

小云：（向四面探視）呀！連一個鬼都沒有！

貴華：你叫我來瞧熱鬧，好，瞧玩兒嗎！（失望地兩手一攤）趕了個天大的。

小云：你急什麼，總有好玩兒給你瞧的。（就在四面跑來跑去）

貴華：哦！我要出去一次。（匆匆走出去）

小云：（在屋內跑來跑去了好一會兒，走近桌邊在桌上雜亂的東西裏摸索了好半晌，摸到了一張紙）瞧！這是什麼？喔！是一張獎狀，獎給學行兼優的獎狀！

（貴華匆促地又進來）

貴華：你瞧的什麼呀？

小云：你跑到了那兒？

貴華：外邊。

小云：幹嗎？

貴華：你先給我瞧。

小云：你先說給我聽。

貴華：好，我到外邊鎖好了脚踏車。（順手拿了包留來香拿一條上去）你要吃一條嗎？

小云：（接過）好！（吃着）

貴華：（接過紙）劉淑英學行優良（走近小云）這是獎狀！住在這兒的劉淑英學問倒挺好的！

小云：好！好！有屁用！

貴華：這怎麼說？

小云：嗐！你聽！（又在桌上抓了一個信封飛上去）

貴華：（飛掉留蘭香，接過信封）人權保障法律事務所鍾濟民律師事務所緘。這是一封律師信，（又看信封）劉伯明先生台收（在信殼中掏了一陣）我倒看看律師說些什麼話？

小云：自然是那些話呀！

貴華：（在信封裏掏不出什麼）沒有，沒有，帽紙一定給你抽去了。

小云：我沒有。

貴華：是你，一定是你拿了去。（走近）

小云：沒有，對你說沒有就沒有！

貴華：你別騙我！我給你拆穿了吧！這封信是你給我的。剛才我說不知律師說些什麼，你說：自然是那些話嗎？（進逼一步得意地）哈哈……這不是不打自招嗎？

小云：（還是一本正經）我沒有拿！

貴華：那末你曉得！

小云：我曉得！

貴華：（慢吞吞地）你不相信倒曉得信上面的話，奇怪！

小云：別嚕囌我對你說曉得就曉得在我家裏。

貴華：你倒是仙人

小云：我雖然不是仙人，仙人就甕底怎麼說！（拍的一團留蘭香吐在地上）

貴華：（更加莫名其妙）你，你倒

小云：貴華，我來告訴你吧！這封信是我爸爸叫律師寫的。

貴華：你爸爸，你爸爸和他（指信封）有弄不清的事嗎？

小云：事多着呢，攪七攪八的攪了二三個月還沒有攪清呢。

貴華：（略有奇怪）有這麼的事嗎？

小云：我也弄不清，其實一句話，都是爲了我。

貴華：（吃一條留蘭香）是買留蘭香的呢？還是（向外邊一看）像我一樣買一部三槍牌脚踏車的呢？

小云：留蘭香脚踏車你要她們要他們做麼麼？我是說她們欠的學費。

貴華：學費，學費也可以欠的嗎？我們是開學前幾天到銀行裏繳的（又吃了一包留蘭香）學費也可以欠。這倒是新鮮的玩意兒。（挖挖耳朵）我可算第一次聽見。那麼她們一學期要繳多少學費呢？

小云：劉淑英在五年級要繳十四塊。

貴華：喔！（嘴一披）十四塊，這祇够我買一只皮鞋呢！我這雙皮鞋拔佳大廉價也要二十九元八毛呢！這麼一筆小錢也用律師那可不相信！要這樣，律師太忙了！

小云：你！（拍拍他肩）你，是闊少爺自然不曉得他們的苦，爲了這一筆錢，劉淑英的爸爸幾次來要求減費分期付呀，打攪了一陣子到現在快要，快要放假了還沒有弄清欠着二十一塊錢呢！

貴華：現在怎麼樣呢？

小云：劉淑英爸爸欠着學費今天約明天，明天約後天，這樣一天一天的約下去，我的爸爸可沒有那麼好脾氣就用律師請他到法院裏去了。

貴華：爲了二十一塊錢進法院（手掌翻了四翻，翻到第五次時才縮住）這一點也不到，天呀！（在台上奔跑）二十一塊錢打官司，天呀！（又在台上跑起來）眞少見！

（門外有脚步聲漸漸近來）

小云：（阻止着）貴華，別亂嚷，你聽她們在來了。

貴華：（不理）二十一塊錢打官司，少見少見！

小云：（拖住貴華）謝謝你別嚷了劉淑英來了。

貴華：（停）來了，好，我倒要瞧瞧她們那付可憐的樣兒。

小云：不常靠你讀書用功成績好，什麼獎狀獎品都給你得了去，神氣活現的。今天我也要來把這張獎狀給你爭那份大面子呢！（把律師信封雙手舉得高高的）獎狀。

（推門進來的，却是鄰居李明李亮兄妹倆。李明手裏拿着二碗飯，李亮手裏拿了二碗菜。）

小云：（看不對却把信封當扇子扇呀扇的。）喔！原來是你們倆，送飯送菜的忙些什麼呀？

李明：（放下飯）淑英她們不在嗎？

李亮：哥哥小菜也放在這裏嗎？

李明：好的。（停一會）怎麼她們都出去了嗎？

小云：我們在着呢！李明！

李明：（只管對着妹妹）妹妹拿紗罩子把菜罩起來吧，（把手一揮）有蒼蠅呢。

李亮：好的。（動手放菜）

（李明也把飯放在罩裏）

小云：有眼睛嗎？李明！

李明：那一個認不得你，上回你來過的。這兒是劉家，不是學校。用不着你小校長來擺架子。

小云：好，你今天當着我的朋友面說我！

李明：說你，我說你我怕什麼，我又不欠學費。

小云：（仍是驕傲慣的發脾氣）你不欠學費你……哼我叫爸爸扣你分數。

貴華：（覺得沒有意思）走吧。

小云：走，好呀，我和你到他院去瞧熱鬧去。（走。忽然走回頭）你們要送飯菜嗎？（聞歇）要送到那裏才對呀？

（大姊上和小校長朱貴華在門口打個照面，小校長向他扮了一個鬼臉下）

李亮：淑貞姊！你回來了！

淑貞：（有氣無力地）回來了，出去的兩個是誰？

李明：那個穿白色西裝的，就是小校長樊小云。穿黃色西裝的我們也不認識。

淑貞：他們來做什麼？

李明：不要說了。

淑貞：爲什麼不說？

李明：說起來，眞氣死人！

淑貞：怎麼氣死人？

李亮：哥哥你就說給淑貞姊姊聽吧。

李明：那個小校長，是來欺侮你們的。眞太不講道理了，我沒有理他，他倒迎上來，我們

就吵着嘴，他那付驕傲的樣兒，眞叫人看不慣！
李亮：（鼓起小嘴，搶着說，）我也看不慣！
淑貞：（傷感地）有錢人總是看不起窮人的。並且我們又欠了他的學費。
李明：嗄，我想起了，淑貞姊，你到什麼地方去的？
淑貞：（吞吞吐吐地）舅舅，舅舅那裏。
李明：到舅舅那裏做什麼呀？
淑貞：（很難爲情似的）不瞞你們說，我是去借錢的。因爲我想救爸爸，想使妹妹們能够考大考，所以才老着臉皮去向舅舅商量的，滿以爲舅舅是我們的至親，而且又比我們有錢，總不會不答應的……
……
李亮：（性急地打住淑貞的話）那末，舅舅把錢借給了你沒有？
淑貞：舅舅，舅舅，舅舅是有錢人，怎麼會知道窮人的苦處，他不但不肯把錢借給我而且教訓了我們一頓。
李亮：（驚異地）怎麼，錢不借，還教訓你們一頓？
淑貞：是呀！他說，我的爸爸也太糊塗了，在這米賣到一百塊一担的時候，沒有錢，還給女孩子讀什麼書，學什麼有錢人家的樣，眞是沒苦吃，找苦吃！
李明：但是，我不贊成你舅舅的話，窮人就不應該多讀書，多識幾個字嗎？
淑貞：氣人的話，還多着呢！
李亮：怎麼，還有氣人的話嗎？
淑貞：（熱淚盈眶）是的，舅舅說：你爸爸眞是發昏了，女孩子到頭總是人家的，讀書，讀書，究竟要讀到什麼地步？你也十七八歲的人了，爲什麼不勸勸你的爸爸呢？（帶哭地說）你知道，我因爲自個兒受到失學的苦處，怎麼還忍心看我的妹妹也失學呢！所以我再苦苦地求我舅舅，幫我們一次忙，就這麼一次忙，舅舅總是咬定不肯，還哼着鼻子說：你們有錢儘管去讀，我可沒有閒錢來借給你們！（頹喪地坐下，見檯上的飯罩巳移動驚奇地問。）誰動過我的飯罩？
李亮：我們。
淑貞：做什麼？
李明：這是我們放了一點飯菜進去。
淑貞：這算什麼呢！
李明：我知道你們今天沒有空再做飯，所以才送來的。
淑貞：那怎麼可以呢，（感激地）
李亮：有什麼不可以！我們是多年的同學，又是老鄉鄰，你們家出了事，送一些飯，也是應該的！大姊，你一淸早就出去，現在一定餓了，快來吃一點吧！
（李亮盛飯李明拿筷）
淑貞：謝謝你倆的好意，我現在還不想吃。
李亮：（把飯送到淑貞面前）大姊，飯總要吃一點的。
淑貞：實在不餓，吃不下去。我一想到，我不能爲我的妹妹有些幫助，良心上太難過了！
（李明，李亮歎然，淑英淑芬上）
李明：（回頭看見）淑英，淑芬回來了。
淑貞：你們回來了嗎？
淑英：是的，姊姊！我們回來了，
淑芬：李明，李亮你們什麼時候來的？
李明：來了好一會了！
淑貞：（急切地）妹妹！你們去見級任先生，見了沒有？
淑英：見是見着的，可是她也沒有辦法。
淑貞：怎麼，李先生也沒有辦法？（失望地）
淑芬：李先生說照情理講，我應該幫助你們，因爲你們都是很用功讀書的好孩子，不過我手頭沒有這麼一筆錢可以替你們代還。假使代你們去向校長說情吧，我知道還是白說的。因爲校長先生的眼裏，只認得花花綠綠的鈔票。
李明：難道李先生也不能向校長說情麼？
淑英：聽李先生說做先生的也眞苦呢，一個月二十六塊錢薪水，吃飯住屋，還得自已想法。一個月二十六塊錢，連喝湯也不够。前次爲了加薪。張先生却無緣無故的被回掉了。聽說校長先生別的事都有商量。只有錢是沒有第二句話的。
李亮：那末就一點辦法也沒有了嗎？
淑芬：辦法倒不是一點沒有，不過是太難了！
淑貞：（高興地）什麼，有辦法了嗎？

李亮：是什麼辦法呢？

淑芬：是呀！可是太難了。李先生說：只要多請幾位人幫忙，總可以有辦法的。我雖然錢賺得不多。但是總該幫忙。所以李先生給了我五塊錢。

（淑芬從袋中取出一張五元鈔票遞給淑貞）

淑貞：（接過鈔票）這怎麼可以呢？李先生也是不大有錢的。

淑英：是的我再三不要。他一定叫我帶回來。她說：這一點兒算得什麼。要是不收下。說不定李先生是會生氣的。所以我只得收下啦！

淑貞：眞難得！我們將不知要怎樣感激他才好！

李亮：李先生眞好呢，他待我們眞像親姊姊一樣。她敎書又認眞。從來不生氣。下了課，又常常和我們玩，我眞歡喜她。

李明：我們校裏，每個同學，都是歡喜李先生的。

淑貞：啊！這樣好的人，爲什麼不做校長呢？

（回至桌前指着飯菜）妹妹，肚子餓嗎？要不要吃飯？

淑英淑芬：（同時快樂地）姊姊，你已經燒好了嗎？

淑貞：這是李亮妹送來的。（盛飯）妹妹我們吃一些吧。

李明：恐怕不够吧！（向李亮）妹妹我們再去拿些來吧！

（向淑貞）停會兒見！

淑英淑芬淑貞：停會兒見。

淑貞：（重復坐下盛取筷分給淑英淑芬吃飯，放下碗筷）唉！

淑英淑芬：（同時放下碗筷）大姊做什麼？

淑貞：沒有什麼？我想到爸爸沒吃飯就到法院裏去。現在不知餓到怎樣了。而且爸爸這幾到月來身體又不大好……我又想到爸爸繳不出錢，是不是要被關起來。我一想到這些，我的心，就像被刀兒在刺一般。敎我怎樣吃得下去。（說着就覺哽咽起來）

淑英淑芬：大姊，大姊！

淑貞：（忽然覺到自己不應該這樣的捺住悲哀）你們吃吧，妹妹，我實在吃不下。

淑英淑芬：不，大姊，你不吃我們也不要吃！

淑貞：好，我們都吃一些吧（舉起筷忽又悲從中來，放下）唉，我實在吃不下！（伏案飲泣）

淑英淑芬：大姊，大姊，不要哭啊！（雖是這樣說，但他們也哭了）（樊小云在門口探了一下頭門一動給淑英看見）

淑英：那一個？

小云：（推開了門，大模大樣地進來）是我進來望望你們。

淑英：做什麼？

小云：我才從法院回來，看見鍾律師看見我的爸，也看見……

淑英：（接上去）我的爸，是不是？我知道我的爸給你們頂着了。

小云：其實也並不是有意要頂着的這只怪你保太不爽氣了。

淑英：（賭氣地）不爽氣，不爽氣現在跟着你們的律師，你的爸爸，一塊兒在公堂上說話，還不爽氣嗎？

小云：嘎，你好像和我鬧着脾氣，我是來告訴你們。你們的爸爸巳經……

淑貞：巳經怎麼樣？

小云：（嚴肅地）巳經關，關起來了。

淑芬：（急得哭了）關起來了，爸爸（走近淑貞）大姊！

淑英：妹妹，你別聽他瞎說，被任李先生不是說，這件事情不會有什麼大不了的嗎？

小云：哼，李先生倒幫起你們來了。我回去告訴爸爸。

淑英：爸爸，爸爸，靠着你的爸爸。

小云：（揶揄地）你也有着爸爸呀！

淑芬：二姊，我們的爸爸眞的關：……

淑貞：（拉着淑芬）妹妹來，（把淑芬拖過去）（二位賣白菜花的小姑娘上）

月英，淑英姊，（走近）淑芬妹，爲什麼哭呀？

淑英：月英姊，你今天怎麼有空來玩？

月英：不是來玩，你瞧（把空籃甩來甩去。）我的花，都巳賣完了。現在是來望望你們的。

淑貞：謝謝你麗英姊，你也坐一會呀！

淑芬：麗英姊，我爸爸巳經關關……

月英：怎麼說？

淑貞：小校長嚇她！

小云：我說的話素來一是一，二是二！

淑貞：我不同你說，你還不走吧！

小云：我要坐一會，在這兒息息腿，看你們怎麼樣？

月英：小校長你看他們沒有辦法嗎？我來告訴你辦法總是有的。

小云：也去賣白菜花嗎？（向台下）喂！（裝腔作勢）白菜花要哦白菜花（回頭）這是辦法？

月英：你別瞧不起賣花的（對麗英）麗英妹妹平民千字課第三冊讀完嗎？

麗英：打昨兒晚上起，就已經讀第四冊了。

月英：你付了多少學費呢？

麗英：我們的學校是義務小學一個錢都不收的。而且連書都送給我們的。我賣花賺來的錢還要養活八十八歲的老婆婆呢。

月英：那末你的爸爸去過法院嗎？

麗英：沒有，我讀書從來不靠爸爸的。

月英：小校長聽見嗎？他不靠爸爸也讀到書，家裏也沒有人上法院，還賺錢養老婆婆呢？

小云：這關我什麼事？

月英：這就是叫賣白菜花的辦法呀，窮人是也有書讀的。也有許多好心兒的人，救濟窮人讀書，不像你那些亮裏裝着普及教育辦學校，暗裏却死命要人家的錢。（回頭）淑芬，別哭啦，天上的星多着，地上路也多着呢？爲什麼一定要去鑽狗洞！

小云：你嘴裏清楚點！

月英：我嘴裏沒含着什麼髒，我响响亮亮的告訴你，我們有的是辦法。

麗英：妳別同他鬥嘴，誰高興和他嚼舌根兒（走近小云）你給我出去！

小云：我的腿，叫我息息。

淑貞：這是我的屋子，叫你打這兒滾出去！

小云：（厚着臉皮）我偏不走！

月英：（對麗英）我們一同來攆他出去！

麗英：好！

（淑英，麗英，月英，三人一同推着小云正要被推下時，朱貴華上）

貴華：怎麼一回事？小云！

小云：沒有什麼！

淑英：出去，滾出去！

貴華：讓我來問過明白，給你們評評理！

淑貞：嗯！

貴華：哦，我來評評理呀！

淑貞：你是方纔來過的，和他是同黨，也不是好東西！

貴華：請你們先平平氣，我和他朋友是真的，好歹你們給我說一說，讓我也知道一點，不是瞧一天到晚吃留蘭香，我吃留蘭香也吃得出道理來的，牙齒上，可以嚼五分鐘，新牌的可只有三分鐘，三分鐘了。

淑英：誰要聽你吃留蘭香的道理？我告訴你，假定……

貴華：假定怎麼樣？

淑英：假定一個人靠着爸爸的勢力欺侮人，你說怎麼樣？

貴華：（喘喘着）

月麗英：你說呀！

貴華：（給他們逼得沒法）自然這大好。

淑英：假定一個人欺侮了人家，還要來嘲笑人家，你說怎樣？

貴華：這……這……

月麗英（又逼上去）你說呀！

貴華：這自然也不大好！

淑英：假定一個人嘲笑了人家覺得不够，還造些謠言來嚇唬人家，害得人家駭怕得哭起來，你說怎麼樣？

貴華：這……這恐怕不見得吧？

淑英：你不是和他一塊兒去的嗎？

貴華：是的。

淑英：那麼你也看見我的爸爸關起來了嗎？

貴華：這……這（回頭向小云不信的神氣）你說的？

小云（老羞成怒地）是的！

貴華：（逼近一步）你看見的。

小云：（倔強地）我看見的！

淑芬：爸爸！

貴華：（苦痛地忽然大聲地用責問的口氣）你爲什麼騙人？

小云：（大言不慚地）騙……騙狗！

貴華：（原來的友誼至此已全完了，向衆人）他在騙你們，你們別相信他。（向小云）你怎麼硬得下心腸，看這家姊妹們瞧急的躭心看爸爸的消息，還這樣的去嚇哭小妹妹，你眞不是人！（小云被貴華正義的責備，無言低頭。）

貴華：我告訴你們，你們的爸爸已經回來了，現在正在路上呢。

淑芬：（跳躍）爸爸就要回來了嗎？

貴華：（見這天眞歡樂狀不由也閃了一個笑容）你的爸爸就要買着好玩兒回來了呢。（向大家）我是看完了他們的結果才回來的，我踏着三槍牌的脚踏車回來，路上走得快，你們的爸爸就要回來了。法院裏的人說，學校和家長大家客客氣氣的，不要爲了一點點小事鬧起來，就是到外面去和解了吧！

淑貞：什麼叫和解？

貴華：我聽那邊的白鬍老公公說，就是大家馬馬虎虎的講和了吧。

淑芬：這該多麼好呀！（跳起來）

貴華：不過（看了他們一眼沒有說下去）

淑英：不過怎麼樣？

貴華：不過錢仍舊要還的（看着淑貞突然發出吞吞吐吐的說）我想我想來幫助你們一些！

淑英：你……

貴華：是呀！（正在袴袋裏掏錢忽然有人在推門急回首）你們的爸爸回來了！（推門進來的却是張小治）

小治：這是劉伯明劉先生的家嗎？

淑英：是！

小治：劉先生在家嗎？

淑英：不在。

小治：那麼我要看劉淑英小姐。

淑英：我就是。

小治：那好（在袋裏摸出一個紙包捧給淑英）這個請轉交給劉先生。

淑英：什麼？（接了傳給大姊）

小治：你們瞧吧！

淑貞：（慢慢地解開紙包）呀，鈔票，還有一個字條兒，英妹，你唸着吧！

淑英：（接了紙條）「伯明先生：我看見報上說起你的境遇，非常同情，現在叫小兒送上二十一塊錢，算是代你付出的學費，請你不要客氣的收下，我是在舞台上吃開口飯的，順便我要代你宣傳愚弟張義恩鞠躬。」呀！大姊！這是一位唱戲的先生給我們的學費（向小治）你的爸爸是吃戲飯的嗎？

小治：是的，他一開口，人家都要笑起來，人家都說我的爸爸是一個滑稽家呢！（劉伯明慢慢地上）

淑芬：爸！（撲上去抱着他）

麗英：劉先生

小治：這是劉伯明劉先生嗎？

淑貞：是的，爸爸來了嗎？

伯明：一屋子的人，這幾位都是……

……

淑貞：這賣花的姐兒倆，你也熟識的。她們是來望望我們，這（指小治）我還沒有請教你大名呢？

小治：我叫張小治，張就是張飛的張，小就是大小的小，治就是張小治的治。

淑貞：他叫張小治，是唱滑稽戲的張義恩的兒子。

伯明：來做什麼的：（淑英把紙條送上去）

伯明：（看兒低份點點頭）哦！

淑芬：爸爸，我們不是又能照常讀書了嗎？

伯明：哦，（慢慢地）他們。

淑貞：那小校長你是認識的這個叫（指貴華）喂！你叫什麼呀。你是沒有告訴我們尊姓大名。

貴華：劉先生，我叫朱貴華（在袴袋裏掏出二張鈔票）我這一點錢是給她倆做學費的。

伯明：你這位小弟弟！（忽然門像被什麼踢開，接着李明拿着鈔票李亮拿着撲滿，很快地進來）

李明：姊姊，這給你們做學費！

李亮：我這撲滿裏是儲蓄的糖果費，我也送給妳們！呀，我趕忙捧了撲滿，桌上的飯，忘掉拿了，淑英奶，淑芬妹，你們吃飯嗎？

淑英：不餓了，謝謝妳！

伯明：李亮！

李明李亮：呀，伯伯回來了！（明亮很熱情的奔到伯明身邊去抱着）

伯明：（點點頭）你們來（看着這一羣可愛的小孩子，不由得紀起平常慘淡的生活，眼前這一個鮮明的景像，他是太激動了，忽然感情熱烈的衝動着）呀，呀！（二手直伸向前，在許多小孩頭上亂摸，他大踏步的跑，長衫的下擺也飄舞着，一個衣角上的紅點，忽然爲麗英發現了。）

淑英：劉先生！
伯明：（揆，她頭頸）哦！
淑英：（撩起他衣角）這，這是？
伯明：（把衣角一揮）沒有什麼！
（淑英，淑貞，急忙上去撩起衣角）
淑貞：你這紅的！
伯明：（遲疑，把衣角揮下）這在一家油漆未乾的店家沾着的。
淑英：這不是沾來的油漆，這是血……血……
淑貞：血？
月麗英：血！？
小云貴華：血！？
淑芬：爸爸！（拉着伯明）血，那兒來的？
淑貞：那兒來的，爸爸？
伯明：（撩着衣角）這：噯！一點兒小事有什麼關係，（隨手又把衣角揮下）
淑貞：（攬着伯明）爸爸，你說呀！
淑英：（半跪着）你說呀！
淑芬：（跪着，拖住伯明的手）爸爸，你說呀！
衆：劉先生，說呀，
（伯明被圍繞在中心）
伯明：（又撩起衣角細細看着）這紅的是血，是新鮮的，是今天「我親口」！
淑貞：爸爸！你吐的！
伯明：（點點頭）哦！
淑英：（拍着伯明的胸）難過嗎？
（又拍伯明的背）
伯明：不！
淑貞：你要去睡一會兒養神嗎？
伯明：不，我不覺得怎麼樣！我是（點點頭）我是習慣了！
淑貞：習慣了！
（這時，全舞台的空氣都浸在陰淒的悲哀裏，從小云受到朱貴華的責駡後，慢慢的在悔恨。現在被伯明的一舉一動魔住了。）
伯明：三月了，已經三個月了，自從給樊校長（小云一驚低下頭）逼着要學費就四面八方去想法。
淑英：爲什麼不早些告訴我們呢？
伯明：告訴了妳們有什麼用，倒反而使妳們唸書不專心。
淑英：爸爸，我和妹妹去唸書，你就該這樣受苦嗎？
伯明：白天要跑街，晚上，我四面八方去借錢……
小云：劉先生你吐了三個月的血，都是爲了欠着的學費。
伯明：哦！
貴華：小云！你聽見了嗎？
小云：（慢慢的走到伯明身邊低着頭）我錯了！（淚珠兒一點點落下）
伯明：（拍着小云的肩）你沒有錯，你……
小云：（揩着淚）我不該！剛纔我不欺侮他們！
淑英：你沒有錯，我也駡過你。
伯明：你們都沒有錯（搖搖頭）你們小孩子都沒有錯，你們，你們都好（走近貴華）你的錢，請收回了吧！我（指小治）已收了他爸爸的錢。這學期的學費已經有了。
貴華：那末，算下學期的。
李明：錢，（把鈔票送給伯明）伯伯！請你收我的錢！
李亮：（把揍滿舉上去）錢，伯伯，請你也收我的！
月麗英：（各掏出幾分錢送上）劉先生，請你也收我的！
伯明：（陰暗地點點頭）錢，錢，你們都送我，（他一個個的接住在手中）我的孩子這學期有書唸了。（一個很長的停頓，沉着地）可是，可是還有許許多多像我們家這樣的孩子，可是，可是還有許許多多家境比我們還不如的孩子們呢？呀，呀，他們……（他呆呆的雙臂向前伸直，目光向一個個孩子注視，每個孩子，給他看到一眼的，頭低下了，背對着伯明，伯明二隻眼睛，就呆呆的直視觀衆。
幕就在這樣悽慘空氣中緩緩地落下。

完！

中國漫画傑作選

經濟危机

上海人總称还有理智　　倶長民作

因為棺材还没有人囤積起来！

因為还不敢有人坦白承認自己是出賣良心做奸奴，奸商，烏龜，忘八蛋！

因為賭場裡「解」你的錢还得有点形式存在。

因為还不曾看見有人将自己的頭劏下来去「阿諛」上司。

因為还能聽得些辞仰未限價，平糶，难民捐等々名詞！

牧野 木刻

都市的早晨

都市的清靜，
只有在清晨；
也只有在清靜的清晨，
漏露了它矛盾的特徵。

大都市應有的點綴——
立體的巍峩的建築物，
壓塌了人們的肩頭。
五花八門的百貨商店，
裝飾得使人眼紅的橱窗裏，
吸收盡了市民們的血汗。
禮拜堂頂尖上的十字架，
高聳在雲霄裏——
那麼孤傲，那麼靜悄！
假使眞的有耶穌在上面的話，
他一定流盡了眼淚，眼眶裏充滿着血；
他看着熱鬧的瘋狂——瘋狂的罪惡！

清晨的風，那麼溫和地
吹散了隔夜遺留下來的灰塵，
掃盡了瘋狂的人們踏過的脚印。
可是却又蹣跚着：
被榨剩的渣滓——
背了他的床鋪
提了他的飯具的人們！

哦！都市！
雖然還有清晨的清靜，
也掩不了你特徵的矛盾！

三十・三・廿五・

贈閱
請批評
請介紹

寒白 輔詩

安息吧！隊長！

贈閱
請批評
請介紹

野風在怒號，
樹林的海嘯；
流雲遮暗銀波，
閃爍着昏暗的星光。
黎明前的黑夜，
黑夜的前奏……
一聲霹靂：
像寶劍砍擊着金石，
劃破了夜的長空；
一條眩眼的白虹，
帶下了一顆巨大的隕星。

哦，隊長！
你受傷了，
在人與獸的搏鬥中。
當原野上的騁馳，
山谷裏的活躍中，
像在黑暗裏，你
你做了我們的明燈。
你的脚印，堅定地踏在黑土上，
我們能淸楚地數着。
一顆子彈，雖打進了你的胸膛，
却深深地創痛了我們的心。
你的血，是洒在我們自己的泥土裏，
灌溉了成長的芽苗。
安息吧！隊長！
靜靜地安息吧！
我們永遠不會忘記，
還更堅定了我們意志。
你瞧！我們的粗壯的手，
緊握着我們的鐵的槍。
血的歷史，
也只有用血來洗淸呀！

黎明前的黑夜，
黑夜的前奏；
我們雖失去了明燈，可是，
可是我們已燃亮了千萬支火炬，
在艱苦的黑夜裏，
迎接黎明。

三十・三・二十・

給有志木刻者

牧野

麥稈先生在我們叢刊裏連登的木刻自學講義，是專給初學者以關於木刻創作方法的種種指導的。這講義因爲連續登載的緣故，不能一下子把所有木刻創作的經驗方法等都展示出來；並且在講義裏還包括着理論與史實。因此我也不厭麻煩地先來一個關於木刻創作過程的梗概。這樣，也許可以減少許多讀者等待的苦悶吧！

首先，你要刻木版畫，就得準備一套鋒利完整的刀子。木刻刀的種類很多。中國製的木刻刀因爲都是托手藝匠定做的，所以効果很差。外國貨的木刻刀雖然很好，祇是價錢貴而不完備。過去「美藝畫室新藝術研究組」裏試做過一套刀子，其中有排刀，（這排刀過去是買不到的。）美藝的刀子因爲是試做的性質，當然也不怎樣理想的。聽說現在他們正在製造中的一批新刀，是依據許多有經驗作家的意見與力學的原則，因此無論在刻製上，刀的用途及質地等，都是精益求精的。樣子我已看過，的確是一種理想的刀子。我得謝謝，他們已答應完工時送我一套。

關於刀子的種類，普通在中國用的，都是「木面木刻刀，」像「三稜刀」「圓口刀」「平刃刀」「斜刃刀」「鋸形刀（排刀）」等。刻製時趣味與結果，各有特點。至於那一種刀子最好，這要看作者個性的愛好，而定。不過「排刀」雖然很少，用起來却非常有趣；單獨使用排刀刻成的木刻倒少見的。所以除了排刀是附屬的之外，以上各種刀子，你都可以選中一把來表現你的特徵的。

有了刀，還要木版，目前木版的供給眞是件最困難的事，其實祇要木刻同志多了，也還容易解決的。

木版祇要不太鬆的都可用，比較好的是梨木，（初學者不大適宜）黃楊木刻精細的作品很好，北方的杜木，上海附近的白果木等都是常被木刻者看中的。假使你在刻製經驗中能發現更好的木版，上海版畫界的木版荒不是也能減輕了嗎？

現在你就可開始刻製工作。在用刀前，先把構圖計劃一下，（內容當然早已決定。）成竹在胸時，就用刀在木版上刻劃。或者先把稿子畫在紙上，複上版面再刻。或者就直接畫在木面上，不過要反畫，（就是畫左手執筆這樣的反方向。）在你複圖於版面之前，木版的刻製面，要用細沙皮打得光光的，手摸上去就不想離開它那樣的光潔可愛。那末印出來，就成一幅很好的木刻畫了。

在刻製工作進行時，有很多困難，阻梗，這是需要經驗與耐心來克服它的，木刻畫本來不像普通用筆在紙上繪描那樣稱手的。

你費了很多時間與精力完成的一塊木版，它還不是一幅成功的作品。在木刻畫的表現方法上，拓印是很重要的。拓印有水拓油拓二種。水拓法因爲手續比較麻煩且成績太差，現在已很少用它了。（當然油墨買不到的地方水拓是必需要懂得的）油拓法也很簡單，祇要把油墨用膠輥謀介在已刻成的畫版上，用紙複上去；再用刷子或其他方法把紙與木版間的關係緊密均勻起來，使木版上的油墨都沾上了紙，一幅木刻畫就完全成功了。即使刻製上有毛病的地方，也可在拓印的畫本上看出來，而再用刀向木版上修改的。

一幅木刻畫的刻製好像是很簡單的，但是在實際的刻製工作上你遇到的困難是够叫你頭痛的，無論是磨刀子，處理木版，畫面的結構，以及刻法拓印法等等。這許多經驗麥稈先生的講義裏都會給你們的。

最後，更有趣的是套色木刻畫。（即本刊封面上的套色木刻。）這種木刻是更費時費力的。就是在幾塊木版上把一幅畫分部刻製，再用不同的色彩印在一張紙，而成功的一幅彩色鮮明而美麗的有色版畫。這種套色木刻的製作法，等以後有機會再詳細的介紹吧。

請即加入第一期

漫木通問班

是初學漫画木刻者的導師

是漫画木刻界的顧問

是發揚中國漫木的中心

是培養全國漫木幹部的母體

徵求期內祇收郵資

簡章

（一）本班由美術家聘請漫畫木刻作家，藝術理論專家等聯合組成，定名爲「中國漫畫木刻研究社函授通問班」簡稱「漫木通問班」

（二）本班（一）專以解答漫畫木刻者及函授某種技術困難問題。（二）評定通問員作品之優劣標準。（三）介紹優良作品公開刊登。（四）提拔青年作家，（五）指導一般有興趣者欣賞藝術品之方法。（六）及其他一切有關漫木藝術之問題爲服務目的。並可代辦或介紹工具等事項。初學者負責保證學成。

（三）凡欲加入者祇須塡寫入班書，幷通問費二十元（外埠三十元香港及南洋以當地幣制繳費）郵寄本社。由本社雙掛號發給通問證及專用之通問箋連複寫紙等件。通問員收到上項各件後，即可開始通問。

（四）來款匯票，郵票及上海通用貨幣均可，惟來款之函，必須雙掛號寄遞，以免有意外之損失。（參看第九條）

（五）通問員加入本班後在通問期內通問次數不限。

（六）每期通問員以二百名爲限，額滿不收。

（七）通問員來函通問之郵資自負。由本社發出之答函郵資由本社負之。

（八）通問員性別年齡資格不限。學成後更可加入研究班繼續連絡深造。

（九）來函請寄上海威海衛路三〇九號二樓美藝畫室交中國漫木研究社收。（本埠通問費可向南京路兆芳照相三樓三星藝廠李君處繳，時間每逢星期一至三下午二時至五時，準時。）

（十）本簡章有未盡善處本社有權暫時修正之。

附則（A）在第一期徵求期內加入者祇收郵資十五元外埠二十五元香港港幣十五元南洋各地叨幣二十元。（一切在內。交通不便處如欲航空通問者另加航空費。）

（B）加入者必須詳塡入班書（後頁）用正楷寫，通訊處越詳越好。通問員如接到本社有關學習問題之啓問時必須答覆。

先加入，先成功

本刊第二輯預告　特輯另售一元

英國政治漫畫大家

羅大維專輯

預約者仍照原價五輯三元

除原有各頁更精彩外特刊羅氏作品一百數十幅按年排列富有歷史價值觀點正確

左係羅氏作品尺寸已縮小為去年所作

請即向下列各處預約（五輯或十輯）：

五洲書報社：山東路二二一號
兄弟圖書雜誌公司：四馬路中
珠林書店：牯嶺路人安里十六號
青年圖書文具商店：戈登路二十二號
亞美書店：青島路
中國圖書雜誌公司：四馬路中
習文文具商店：福煦路三一八號

中國漫畫木刻研究社通問班入班書

<table>
<tr><td rowspan="3">最近半身照片一張</td><td colspan="6">茲願加入中國漫畫木刻研究社通問班共同研究學習新興之藝術並願接受指導遵守學習精神並照章繳通問費　元開列履歷如下：</td></tr>
<tr><td>姓名</td><td></td><td>性別</td><td></td><td>年齡</td><td></td></tr>
<tr><td>籍貫</td><td></td><td>特長</td><td colspan="3"></td></tr>
<tr><td>學歷</td><td colspan="6"></td></tr>
<tr><td>經歷</td><td colspan="6"></td></tr>
<tr><td>郵件通訊處（與本社通問者）</td><td colspan="6"></td></tr>
<tr><td>永久通訊處</td><td colspan="6"></td></tr>
<tr><td>學習興趣</td><td colspan="6"></td></tr>
<tr><td>學習志願</td><td colspan="6"></td></tr>
<tr><td rowspan="2">簽名
蓋章</td><td rowspan="2">此處由本社填寫</td><td>通問員編號</td><td></td><td>期滿日期</td><td colspan="2"></td></tr>
<tr><td>期內通問次數共</td><td>次</td><td>成績</td><td colspan="2"></td></tr>
</table>

漫畫講義

失紅

第一課 漫畫的定義

講起漫畫這小弟弟，雖然不是什麼了不起的要人大亨，倒也有些小名氣。近來已經是那個不曉，誰人不知了。這位藝術界中的小後生之所以能很快地爬到這地步：就在於牠的潑剌天眞，質樸可愛。討厭固然討厭，但愛還是愛牠的。

不過頑皮的小孩子，總是不能討到老頑固們的好。什麼不懂世情呀！只能做飯後茶餘消閒的呀！是有神經病的瘋狂者！是沒出息的小流氓等等一切都壓上來。他們是誤解了「漫畫」嗎？或者要「漫畫」回到他的母胎裏去？

「漫畫」弟弟是這樣對我解說的：「這是很奇特的，當我初次開眼來迎接這理想的人類社會的時候，他們都是可怕得難以相信的。沒有笑意，沒有正義，也沒有思想，更是缺乏偉大的創造。有的祇是瘋狂的魔王，聰明的巫師。他們利用科學，操縱思想，散佈恐怖。然而他們爲什麼呢？要毀滅這世界嗎？要根絕人類的種族嗎？不！決不能這樣的。我是來參加你們的創造的呀！來讓我叫喚吧！用我的幼稚的聲音，生命是有前途的，我們要保持他，創造他！」

是的，漫畫決不是茶餘飯後的消閒品。漫畫是人類的警鐘，是部隊的號角。牠勇敢地以幼小的身手在黑暗中高擎火炬，來領導着人類走向光明的前途。法國人是這樣解說漫畫的：「這是一種有力量的笑，勝過一次流血革命的笑。」這同日本作者所說的有些吻合。石濱知行說：「他是持有一種觀念的抗議。雖是抗議，但不是直攻法的抗議，而是用諷刺幽默和機智把觀念合起來的奇攻法。因此漫畫也和幽默文章一樣，當言論或行動等直攻法爲彈壓所限制的時候，大大地被作爲發洩鬱憤的風琴用。」眞的，漫畫他決不是一種消閒品。而是一種藝術，是現代文明的最高產物的一種，是推進新文化的工具。

希特勒的臉譜

贈閱
請批評介紹

歐洲的戰鼓

把侵略者打出去，殺乾淨！

漫畫是造形藝術的一種，在英文裏牠包括了 Cartoon 和 Caricature等的意義。是一種思想與典型的表現。同祇在色彩與形式的美點上，去求出諧和或對照的技術的純粹繪畫是不同的。漫畫是一種美的技術。他的內容是與人類生活發生關聯的。直覺地給你指示含有社會性的藝術。沒有時空的限制，也不必拘泥於某種表現的方法。像小品文，像爵士樂。他的產生是配合現代生產制度及人類生活上的需求，而給以強烈的刺激。但不單是用刺激來安慰，來麻醉。而是來鼓勵，來創造的。

漫畫必需內容形式並重。內容是漫畫的生命，形式是表現漫畫生命的力量。一位作家的思想是他的生命，寫作的技巧就是表現思想的力量。這是相同的。一幅有內容而無技巧的漫畫，就等於一位無能力的書獃子的傻叫，所給領受者的印像是相反的。

有許多有名的純粹畫家，往往畫不出一幅滿意的漫畫，這是因爲沒有內容。但是很多很多成功的漫畫家，在作祇求形式美的純粹繪畫時，常常是同樣得到成功的，像十八世紀的 Daumier。現在的 Forain 與 Crosx等都是以漫畫家而又描得一手好畫出名的。

很多人把漫畫同小品文認爲是孿兄弟，這和我們的意見相近。祇是站在漫畫的立場上說，這是比小品文更有力，是更簡明，透切的一種藝術表現。小品文往往是輕描淡寫的發洩一下，並且不一定能獲取廣大的讀者，漫畫則不然，非但因他形式的美能吸引着每個讀者來玩味鑑賞；而且是諷刺力更強，更能抓到典型來發揮牠的特長。

關於「典型」也是創製漫畫重要的對象。漫畫的典型塑製是直接以深刻的印像給讀者的。文字就沒有這種能力了。無論是長篇的文藝創作或是短小的隨筆小品雜感等，在描寫典型時，都是從各方面依次描寫的。而漫畫有時只簡單的幾筆，就把這種典型的特性很深刻而直接地襯托出來了。

在生產制度極度發達的二十世紀時代中，任何人都是極度忙碌和疲倦的，簡直沒有人空閒着來安心地看書。他們都是愛好直感的享受。電影，戲劇，雖都能解除些苦悶，而漫畫更是不費時不費錢且能得到諧詼的笑，批判時局的發展，暴露社會的內幕。在精神上，知識上都能直接間接地滿足讀者們的需求。漫畫在文化水準越高的地方，越是受到歡迎。就因爲牠的產生是跟着文明的極度發展而來的。

小品文尤是一幀單幅的漫畫；長篇的文藝作品，和連續漫畫也能相比的。

末了，這一課，就用我自己的話做結束吧：「漫畫藝術是人類社會的X光相片，他透露了一切肉眼所不能正面看到的東西。」

練習：（一）說明你自己對於漫畫的見解。（二）用一幅純粹繪畫與一幅漫畫的名作相比，把上面的畫以自己的見解來批評。（三）「什麽是漫畫」作文一篇。（四）畫漫畫五幅，題材自找。尺寸不要太小。

火焰中的歐洲

木刻自學講義

第一課 學習木刻的初步認識

麥桿

木刻的過去和現在。

木刻是一種頗爲古老而又最摩登的藝術，中國唐時就已很發達；不過，那時的木刻還只能作爲復興國畫以及印刷書籍刻字等用，所以無論就技巧或內容而言，始終成爲國畫的附庸。可是，中國舊時的木刻傳入了西洋，經過了許多年再由魯迅先生把它接回「娘家」後，就大大變更了；它不但脫離了作爲繪畫復製用的「沒出息」的姿態，而且還拋棄了「兩點是眼，不知是長是圓，一劃是鳥，不知是鷹是燕。」這件專供大人先生們欣賞的外衣。

近幾年來，中國新興木刻運動替多重壓迫下的中國人民發出了有力的呼號，它供給着許多識字不識字的讀者以最易於瞭解的精神食糧，在每個戰鬥的角落裏，在許多書報雜誌上，都有木刻的足跡，而且還佔着極優越的地位。

新興木刻之爲廣大人衆所愛好決不是偶然的，還因爲它有着不同於其他藝術部門的特質。

新興木刻的特質是什麼呢？

第一，它可以拓印出千百張同樣的畫面而仍不失其藝術性，因而在印刷術不十分發達的場合，它是一種極簡便的文化傳播工具。

第二 木刻有黑白分明的强烈對胤，就色彩原理上講，最能刺激眼睛，因而也最能予讀者以深刻的印象；就光線配置原理而言，它是處理物體受光部份的作畫，就是繪畫上最直接而又自然的方法。

第三，木刻是用刀代筆，不但線條壯健有力，而且工具也比較簡單，所以在文化部門裏，它成爲一種最能替大衆呼號，爲大衆所易瞭解的輕騎隊。

新興木刻的這種特質，在中國四年來的民族行動上已經完全爲大衆所週知了。千千萬萬的年青伙伴不僅對它發生了極大的愛好，伸出手來學習自然也成爲他們的願望。但是新興木刻學習起來是不是很困難呢？不是的。

本講義名都圖係麥桿先生作品

飢餓　達刄作

新興木刻學習並不困難。

如上所述，木刻所用工具並不太繁。就技巧上說，只要稍有素描基礎就可以學習。因為開始學習後，他仍可以一面刻製一面練習素描。但他也並不是說它的學習就一點沒有必需經過的艱苦歷程，如果一個作者想從藝術技巧上更走前一步的學習下去，却也不無困難。

就木刻的取材而言，雖然刻製草木等也可以當作學習的一段過程，然而却並非其終極目的。水彩畫與油畫等可以隨意擺幾個香蕉蘋果當作作畫的題材，而木刻並不應僅局限於此，它必須以大衆的需要與大衆生活的反映為主體。可是一個作者怎樣才能抓住大衆的需要，把握住反映大衆的生活呢？

新藝術觀與一般知識

要如此，作者必須除去已往對於社會現象的庸俗的看法，學習分析社會的一般知識，然後才能建立起自己的新藝術觀，用來反映大衆的生活與需要。

舉一個例說吧！如果一個作者他不了解當前民族行動的意義，不去刻劃狄人的殘酷，倒反去表現他們的英勇；不去反映狄人的到處焚殺，倒去反映他們在淪陷還的零星建設；這是不是可笑呢？

再比如一個現時的上海木刻作者僅只看到今日孤島的畸形繁榮，就妄加畫頌，認為上海就此可以歌舞昇平，這不又是太笑話了嗎？

所以，我們的木刻作者，對於社會科學的基本理論，也同樣的不能加以忽視。

快追上這亨格爾！（亨格爾是德國轟炸機的名稱）

編後

經過了幾個月的籌備，漫畫木刻叢刊總算以簡陋的姿態與讀者們相見了。我們出版這樣一種叢刊是爲了適應需要，同時也爲了能以此來多產生幾位有志於漫木的同志。雖然我們在物價這樣飛漲，出版事業陷入危運的今日，來負這一最困難的重任；祇要能在廣大的讀者愛護之下，我們也願忍受的。

這一輯的內容好像很亂的。英國的幽默漫畫是用來介紹英國漫畫的特徵的。有幾幅中國的漫木傑作選是獻給讀者們參考，中國漫木的水準已是相當的提高了。外國作品的介紹，當然是讀者們所要求的，所以也插入幾幅，其次有木刻與詩的配台，及許多新的漫畫木刻作品。封面的套色木刻在中國還是第一次被應用的。

文字方面漫畫與木刻的講義是給初學者做一個指針。希望讀者中有藉此對漫木發生興趣而來加入我們共同研究的。劇本「學費」是已演出過幾次了，然而沒有公開發表，我們也就拉來獻給本刊的讀者。此外還有二篇短篇的文藝創作。

這一輯因爲忽忽的付印，有許多專家的佳作不及登載，以後我們除在作品方面特別上選外；將多刊各地消息及來鴻，讀者作品，及初學者作品之分析批評等，希望讀者們惠寄稿子來，文圖都歡迎的。

下輯我們已決定出英國政治漫畫大家羅大維的專輯。約一百數十幅，並介紹羅氏的生平及研究創作漫畫的過程。因爲成本過高，所以定價也提高了，這一點苦衷想讀者們是體諒得到的吧！

我們希望你能給我們批評，同時也請你多介紹新的讀者。

本刊廣告價目及定單函索即寄

刊登廣告事請直接函洽

投稿簡約

（一）本叢刊爲充實內容起見歡迎外稿，及初學之習作等。

（二）來稿文字圖畫都歡迎。文字以文藝，劇本，藝術理論，詩歌，電影，短文，漫文，及消息，勸態，幽默短語等爲限。圖畫以漫畫，木刻，速寫，素描，版畫，複色套版木刻畫，有價值之名畫，連續漫畫，通訊漫畫等爲限。

（三）文稿勿用鉛筆或紅色墨水繕寫。圖稿除版畫外，最好用單色，勿太小，來稿被刊登後版權爲本社所有，切勿他投。木刻版畫等稿如惠寄原版，版費由本社補貼。

（四）稿酬文字每千一元至十元。圖畫每幅一元至五十元。特別有價值者另酬。連環畫另計。酬金由本社決定。

（五）來稿除附足回件郵資及信外封概不發返。

（六）來稿請寄牯嶺路人安里十六號陳先生轉枝梧社編輯部收。

漫畫木刻叢刊　第一輯

英國的幽默漫畫　每冊法幣六角

編輯者　牧野

發行者　枝梧出版社　山東路五洲書報社轉

總經售　五洲書報社

民國三十年四月十五日出版

不准翻印

BIG GAME